

中外书摘丛书

3

DCFB

THE GEMINI CONTENEDERS

雙子星座



内 容 介 绍

本书以教会的一只神秘保险箱为线索而展开的故事情节。一家修道院与一大家族之首秘密埋下了一只保险箱。为得到这只保险箱，英国情报部门、教会的叛徒、地下组织分别以各种手段追踪、残害、诱骗不知内情的家族之长子菲丁。菲丁了解到，保险箱的内容一旦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是另外一个结局，两千年的历史将要重写，人们的信仰将发生根本动摇。为此，菲丁根据记忆线索，多方探寻。其双胞胎儿子在父亲死后，为争夺箱子而彼此展开殊死搏斗，终于找到了这只保险箱。本书情节曲折，惊心动魄，也刻划了各类人的信仰。

序 幕

1939年12月9日

希腊 萨罗尼加

迎着萨罗尼加的微微晨曦，鱼贯而行的卡车奋力爬上陡峭的山路，开上山顶后，速度便稍稍加快。每位司机都急切地想开进在莽林中蜿蜒曳行的下坡山道。

但是，这5辆车中的5个司机都必须克制住自己的焦虑，没人敢让自己的脚过分地离开刹车踏板或过分地踩下油门踏板。他们双眼微眯，目光犀利，时刻提防猝然的急刹和无法预料的急弯。

又到了昏黑时分，没有一只车灯打开。这支车队凭着仅仅是灰濛濛的希腊夜色慢慢地行进着，月光象滤过的低回沉云。

这次出车是接受训练，而训练对这些司机或坐在司机边上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他们都是教士，来自赛诺堡修道会，这是康斯坦丁教会控制下的最严峻的修道兄弟会。他们是服从与自信并存，被训练成可以毫不迟疑地即刻赴死。

在头一辆汽车上，司机旁的那位留胡子的年轻修士脱去法衣，里面是一身工作服，衬衣和裤子都是用厚布料制成的。他团起法衣塞进高靠座椅后面放着杂乱的帆布物品的空格里。他朝穿袍子的司机转过头。

“不到半英里了。铁路与公路在开阔地上大约平行100米，这足够了。”

“火车会在那里吗？”体格健硕的中年司机问。

“会的。4节车厢。只有一名司机，没有司炉，没有其他人。”

“那你得摆弄铁铤了。”司机微笑着说，但眼睛里并没有幽默。

“我得摆弄铁铤。”年轻些的修士微笑道，“武器在哪里？”

“手套盒里。”

穿工作服的修士欠过身打开盒门开关，门往下翻开，他将手伸进去，摸出一把沉重的大口径手枪。修士熟稔地将弹匣顶出枪把，检查子弹，然后将弹匣咔嚓一声顶回枪身，这金属响声表明验枪结束。

“很有威力的家伙，意大利造，是不是？”

“是的。”中年修士不加评论，嗓音里只有忧伤。

“很合适，而且我想，这是一种赐福，你会给他家打电话吗？”

“是这样命令——我的。”显然，司机还想说什么，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只是暗暗地抓紧方向盘。

片刻之间，月光破云而出，照亮了林间的道路。

“我小时候总在这儿玩。”年轻人说，“在林间奔跑，被露水打湿……然后在山洞里晾干身子，装着看景的样子。在这山峦间我曾经非常快活。上帝让我再一次看到它们，他是仁慈的，而且善解人意。”

月光消失了，又是一片昏黑。

卡车朝西拐进一个大弯道，树林变稀了，远处灰空中电话线杆的黑色剪影依稀可辨。道路伸直，展宽，溶进一块长约 100 米的林间空地，这是在广袤的峰峦莽林中的一块平坦的不毛之地。在这林间空地的中间，有一列被黑暗笼罩着的火车。

它正停着，机车的烟雾盘旋着升入夜空。

“早先，”年轻的修士说，“农夫们把羊赶到这儿，还有大车拉来的农产品。我父亲告诉我，这儿总是乱哄哄的，常常为东西的归属而发生争斗，那是些颇滑稽的故事。……他在那儿！”

黑暗中射出一道手电筒光，划了两个圈，然后静止不动。这白色的箭指着最后一节火车车厢。穿工作服的修士从衬衣口袋里拔出钢笔电筒，伸出手，按下开关两秒钟。卡车挡风玻璃上的反光短暂地照亮了小小的驾驶室。年轻人的目光突然被司机的脸吸引住了，只见中年修士正咬住嘴唇，血，流下他的下巴，溶进剪短的灰胡子里。

对此情景真是无言可说。

“停到第三节车厢那里，其他车会调过头卸货的。”

“我知道。”司机简短说道，他慢慢朝右打方向盘，开向第三节车厢。

年轻修士打开车门跳到地上，那穿着长工作服、戴羊皮帽的火车司机走近来，两人对视一眼，拥抱在一起。

“你不穿法衣看上去就不一样，贝恰德。我都快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

“嗨，瞧你说的。在 27 年生涯中，4 年不能算怎么长吧？”

“我们总是见不到你，家里人都这么说。”火车司机将长满老茧的大手从修士肩上挪开。月光又从云层间泄下来，洒在司机的脸上。这是一张健壮的脸庞，年近半百，布满了栉风沐雨的生涯留下的皱纹。

“母亲好吗，阿奈克斯？”年轻修士又开口道。

“不错，渐渐虚弱，但脑子很清楚。”

“你妻子呢？”

“又怀孕了，这回可不怎么乐意，她骂了我。”

“骂得对。我的哥哥，你是条老色狼。但为教会还干得不错，我得这样说。”修士朗声大笑。

“我要把你说的告诉她。”火车司机微笑道。

年轻人沉默片刻，然后才说：“好的，你告诉她吧。”他朝正忙碌着的货车厢那边转过头。装卸门已打开，车里挂着提灯，它的微光足以供装货之用，但外面看过去却并不明显。穿法袍的修士们的身影在卡车与货车之间穿梭往返，搬运着钉上木条框的沉重的纸板箱盒。每只箱子上都醒目地标有赛诺堡修道会的十字架与荆棘图样。

“是食品吗？”火车司机问。

“是的，”他弟弟说，“水果、蔬菜、干粮、谷物。边防哨卡会满意的。”

“在哪儿？”没有必要说得更加清楚。

“这辆卡车，在货厢中间部位，土豆网袋下面。你布置瞭望了吗？”

“在铁道和公路上，每个方向一公里远处都有人，别担心。在星期日黎明之前，只有你们这些修士和牧师才有事情干，有地方去。”

年轻的修士瞥了一眼第4节车厢，工作进展很快，箱子都已叠放在里面，平日的训练显示其价值了。那位开车的修士在车门幽幽的提灯光下站立片刻，手中拿着一个纸盒。他同年轻人交换了一下目光，迫使自己的注意力挪到他正要扔进车里的那只纸盒上。

贝恰德修士朝哥哥转过头：“你要车时，跟谁说了吗？”

“只跟调度员说了，我们一起喝的黑茶。”

“他怎么说？”

“绝大多数话与你无关。他的调度单上只写了赛诺堡的修士要在郊外货场上装车。他什么也没问。”

贝恰德修士看了看他右边的第2节车厢，再过几分钟一切就绪，就要装第3节了。“谁准备的机车？”

“燃料工与机械工，昨天下午。命令是要求时刻准备发车，这是正常的。设备随时都会出故障，意大利人嘲笑我们……当然，几小时前我亲自检查了一切。”

“调度会给货场打电话吗？他认为我们是在哪儿装车？”

“在我离开调度楼时，他睡着了，至少快睡过去了。早班还没开始——”司机看了看灰暗的天空，“——至少还有一小时。他没有任何理由向他人打电话，除非送去事故电报。”

“电报机短路了，里面进了水。”修士说得很快，似乎自言自语。

“为什么？”

“以防你万一碰到麻烦。你再也没跟别人说？”

“甚至对流浪汉都没有。我检查了车厢，以确保里面没人。”

“你已研究了我们的行车计划，你认为怎样？”

火车司机轻轻吹了声口哨，摇摇头：“我觉得我吃了一惊，我的兄弟，能做出这么多……这样的安排吗？”

“安排都是精心筹划的，时间怎么样？这是个重要因素。”

“如果线路没毛病，能保证行车速度。南斯拉夫边境别托勒的警察很容易受贿，在班牙鲁卡行驶希腊货物列车是正常现象；我们在塞拉耶罗和冉格拉也不会有麻烦，他们在找比教会食品更大的鱼。”

“时间，不是贿赂。”

“它们就是时间，就是价码。”

“只要这价码不会引起猜疑。我们能在三个晚上后到达蒙法尔康吗？”

“如果你们的安排不出乱子，能到。假使我们误点，能在白天补回来。”

“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们要在夜间行车。”

“你们太固执。”

“我们是小心谨慎。”修士再次挪开目光。第1节与第2节车厢的门已关好，第4节车厢也将在一分钟内装好。他朝他哥哥转过脸，“家里认为你是开车去克里斯吗？”

“是的，去诺凡帕托，去帕特拉斯海峡边的造船厂。他们预期我在大半个星期里回不去。”

“帕特拉斯在罢工，工会闹得昏天黑地，如果你多待上几天，他们能理解的。”

阿奈克斯凝视着他弟弟，似乎对年轻修士的世界性知识感到惊讶，他的回答带有一丝踌躇的语气：“他们会理解的，你嫂子会理解的。”

“很好。”修士们已聚集在贝恰德的卡车旁，看着他，等待指示。“我过一会去机车找你。”

“好吧。”火车司机看了看修士们，边走边说。

贝恰德从衬衣口袋里取出钢笔电筒，走近灰暗中站在卡车边的其他修士，他找出那个做他司机的壮汉子。此人明白了，离开人群，走到车旁的贝恰德身边。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年轻的修士说。

“愿上帝保佑——”

“请别这样，”贝恰德打断他，“没时间了，切实记住我们今夜在此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件事情，务必精确地予以记录。”

“会的。道路、命令、卡车、司机，通过蒙法尔康边境的证明文件，都会被精确记录，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改变，除了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失踪。”

“这是上帝的意愿，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超乎我们价值之上的特权。”

身边的卡车货厢上有两把大挂锁，贝恰德有一把钥匙，他司机有另一把。他俩一起走近挂锁、插进钥匙。锁环跳开，挂锁从铁栓上取下，铁扣啪地打开，车门大开，一盏提灯高高挂在车厢壁角处。

车厢里面是纸板箱，十字架与荆棘的记号打在木板条间的箱侧。修士们搬运货物了，长袍在昏光中飞扬，那身姿如同跳舞。他们将纸板箱搬到第3节货车的门口，两人跳上车，将箱子放在南端。

几分钟后，半辆卡车已经卸空，在车厢中央，在周围的纸箱中间是一个用黑布包裹的箱子，它比其他食品箱要大，

也不是长方形，而是一个正立方体，高1米、宽1米、深1米。

修士们在打开的卡车厢门前聚成一个半圆形，从云层间滤下的道道月光同昏暗的提灯光融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光效应：洞穴般的卡车，穿长袍的身影。这使贝恰德修士想起在深深的地层下庇护着圣徒真迹的陵寝。

现实亦相去不远，除了被封在那铁保险箱里的东西。正因为它才有今天的举动，那是连木十字架化石的意义也无法相比拟的东西。

有几个修士已经闭上眼睛在祈祷，其他人注视着。在这圣物面前，他们的思维已停止，他们所信仰的物质显现就在那灵柩般的柜中。这卡车就是灵车。

贝恰德注视着他们，感到了自己与他们的距离。他知道应该这样。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似乎是几小时之前，实际上已有4个星期的过去。他奉命离开乡间的修道院，被带到赛诺堡修道会长老的白色水泥房间里，领到那最神圣的教士面前。除了同这老修道院长在一起的另一名教士外，没有任何人。

“贝恰德·道卡科斯。”圣人坐在那厚重的木桌后说话了，“在赛诺堡的所有人中，你被优先选中从事需要你付出一切的最艰难的使命，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弘扬基督精神。”

他介绍了那位教士，他有副苦行僧模样，一双眼睛大大的，富有穿透力。他缓慢而清晰地说：“我们是一个保险箱的保管人，这保险箱也可以称之为灵柩，它封存在一个地下坟墓中已有1500年。这保险箱里放有会使基督教世界分崩离

析的文件，它们的内容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但它们又是我们最神圣的信仰的最重要的佐证。它们的暴露会引起宗教纷争、教派纷争：某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一场巨大的宗教战争……而今天，德国人的战争正在蔓延。这保险箱必须转移出希腊，因为有关它存在的传闻已有数十年。对它的搜索将同弄杀病菌那样彻底展开。已经作出了将之转移到一个任何人都发现不了的地方的安排。但我得说是作出了绝大多数安排，因为你是最后一个安排。”

教士说明了旅程。以他们所有的荣誉与恐惧所作出的安排。

“你只同一个人碰头，沙弗隆菲丁尼-克里斯蒂，意大利北部的大博特隆^①，他住在凯堡德弗里的大府邸。我，亲自去那里同他谈了。他是个非凡之士，无与伦比的正直，绝对无误的守信。”

“他不是罗马教会的人？”贝恰德不相信地问。

“他没有教会，没有任何教会。他是自立的伟人。他也是赛诺堡修道会的朋友。他会隐藏这保险箱……只有你同他两人，然后你就……我们会谈到这一点的，你是最有特权的人。”

“我感谢上帝。”

“你应该这样，我的孩子。”赛诺堡的圣父凝视着他说。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哥哥，铁路火车司机。”

“是的。”

“你信赖他吗？”

“用我的生命担保，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

^① 博特隆，意大利Padrone音译，意为大亨、地主。

“你将看到主的眼睛，”圣父说，“那样你就不会动摇，在他的眼中。你会找到完全的慈爱。”

“我感谢上帝。”贝恰德又说了一句。

.....

他晃晃脑袋，眨眨眼睛，迫使摆脱回忆的思绪。卡车边的修士们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黑暗中传来快速动作的嘴唇发出的嗡嗡低语。

没时间再冥想或祷告，没时间做别的了，除了马上行动——执行赛诺堡修道会的命令。贝恰德轻轻拨开他面前的修士，跳上卡车。他知道自己被选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具备应付这种艰巨使命的能力，赛诺堡的圣父已向他指明了这一点。

现在，是象他这样的人行动的时候了。

上帝宽恕他。

“来，”他轻轻对地上的那些人，说，“我需要帮助。”

离卡车最近的修士们拿不准地互相看着。那神圣的容器是包在一个厚实的纸板箱里，钉了木条框架，还有喷上的赛诺堡的标志。除了尺寸与形状，其他同别的箱子毫无二致。它得用6个强劳力，小心地前拉后推到车厢边上，再搬进火车。

这箱子一放好，跳舞般的动作又开始了。贝恰德留在火车里安排纸箱的堆放位置，以使它们将圣物藏起来，不出现异常和惹眼之处。

火车厢装满了，贝恰德拉上车门，插进铁锁，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夜光表，用了8分30秒。

他料到肯定会出现这种局面，而这使他烦恼：他的修道

伙伴正跪在地上，一个比他还年轻、刚修行出师的健壮的塞尔维亚-麦罗埃西亚人控制不住自己了，泪水滚下他的脸颊，他念起了尼西亚赞美诗，其他人纷纷附和。贝恰德也跪了下来，穿着工作服聆听这圣词。

别念了，没时间了？他们怎么不明白？

他该怎么办？为了将心绪从圣吟中脱开，他将手伸进衬衣，检查了一下绑在胸前的皮口袋。在这个平平的不舒服的文件袋里装着将引导他穿越上千公里前途未卜旅程的命令，这是由27张不同内容的纸组成的文件。皮袋很保险，带子勒进了他的皮肤。

祈祷结束，赛诺堡的修士们默默地站起身，贝恰德站在他们面前，每人轮流走近他，内心充满着爱同他紧紧拥抱。最后一位是他的司机，他是他在修道院里最亲密的朋友。他那噙在眼眶里的热泪滚落在他强壮的面庞上，这代替了千言万语。

修士们跑回卡车，贝恰德奔向机车，爬上驾驶室，他对要提把启动的哥哥点点头，顿时，金属间摩擦收缩声充满夜空。

几分钟后，货物列车已在高速行进了。旅程开始了，为了伟大的上帝的荣耀的旅程。

贝恰德抓住铁壁上的一个把手，闭上眼睛，让锤击般的振动和疾吹的风麻木他的思绪，他的恐惧。

他又短暂地睁开眼睛，看见他哥哥身体探出窗外，粗壮的右手放在汽门把手上，眼睛盯着前方的铁轨。

强壮的阿奈克斯，人人都这样叫他。但阿奈克斯绝不只是强壮，他还善良。父亲去世后，阿奈克斯便去铁路上做工。当时他才16岁，干着时间漫长、即使成年人都会精疲力

尽的工作。阿奈克斯挣来的钱使全家藉以度日，还让他的弟弟妹妹们都上他们该上的学校。其中一个弟弟念的书更多，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伟大的上帝考验人们，他现在就在考验。

贝恰德垂下脑袋，祷词烙在他脑海里，并以听不见的低语从嘴里吐出：

我信仰独一无二的上帝，全能的圣父。一切可见与不可见的事物的创造者。我只信仰独一无二的主，耶稣基督、导师、上帝之子，圣父唯一的儿子。上帝的上帝，光明的光明，真正上帝的真正上帝……

他们进入艾达海斯车站的侧线，一个道岔被一只未经准许的手悄悄扳动，萨罗尼加的火车冲进北方的夜幕中。在南斯拉夫边境的别托勒，边防警察如同渴望希腊的贿赂那样渴望希腊人的消息。北面战争蔓延极快，希特勒的军队虎视眈眈，巴尔干是下一个陷落的地方，人们都这样说。摇摆不定的意大利人挤满广场，聆听疯子墨索里尼与那些傲慢的法西斯分子的战争叫嚣。

南斯拉夫人接受了几箱水果——赛诺堡的水果是全希腊最好的——并祝愿阿奈克斯能有比他们所预料的更好些的运气，尤其是他在往北开。

第二夜，他们驶进梅恰弗卡，赛诺堡修道会已在此做好工作，线路开放，萨罗尼加的火车向东驶到塞拉耶甫。有个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对贝恰德说话：

“12分钟后扳道岔，你们往北去班牙鲁卡。白天你们停在调车场里，那里非常忙碌，入夜后会有人同你接头。”

在拥挤的班牙鲁卡货车调车场里，刚过晚上6点15分，一位穿长褂的男人走过来，“你们干得不错，”他对贝恰德说，“从调度的运行图上看，你们并不存在。”

6点35分，信号发出，另一个道岔开启，萨罗尼加的火车进入去冉格拉的线路。

午夜，在冉格拉寂静的调车场里，又一个人从阴影里出现，给了贝恰德一只长长的马尼拉纸信封。“这是领袖的运输部长签署的文件，它证明你们的火车是威尼斯特快列车的组成部分，这特快列车是墨索里尼的骄傲，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拦它。你们要在塞日纳车站停车，然后跟上开自特里艾斯特的特快列车，你们在蒙法尔康不会遇到任何麻烦。”

3小时后，他们已等在塞日纳的站线上，庞大的机车喘息着。贝恰德坐在阶梯上，看着阿奈克斯摆弄着阀门与手柄。

“你真不简单。”他说，称赞的语气是真诚的。

“这是小手艺。”阿奈克斯答道，“这不需要什么教育，熟能生巧罢了。”

“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技术，我怎么也做不来。”

哥哥低头看着他。他哥哥宽大的脸庞沐浴在燃煤的熊熊火光中，隔得较开的眼睛透出如此坚定、有力而柔和的神色。他有公牛般的体格，是个高尚正直的人。“你能做任何事情，”阿奈克斯有些局促不安，“你的头脑能思考我无法企及的思想与语言。”

“那是胡扯。”贝恰德朗声大笑，“你曾有一回拍着我的背脊说，唱歌要开动脑筋。”

“你当时还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钻在书本里，你真是那样的。你不是在货场上干活的人，你脱了身。”

“那只是因为有了你，我的哥哥。”

“歇歇，贝恰德，我们都必须歇歇。”

他们不再有共同的东西，而其中原因却是阿奈克斯的善良和宽厚。哥哥给弟弟提供了摆脱与超出他自己的条件……直到他们之间再没有共同之处。由于强壮的阿奈克斯现在明白了他们之间的罅隙，而这现实令人难以忍受。在别托勒和班牙鲁卡，他总是要求他俩歇歇，别再谈下去。他们在穿越蒙法尔康时可以小睡一会，之后，到了意大利，他们就根本不能睡了。

上帝的考验。

在他们的沉默里，在敞开的驾驶室里，贝恰德感到思维与感觉古怪地停止了。似漆的夜空在上，昏睡的大地在下，机车炉火无穷尽的燃烧与黑夜相溶。他感到自己似乎是在某个孤立的门廊里，透过玻璃在俯视别人的经历，思维与感觉一时成为虚空。俄顷，他又考虑起将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中要接头的那个人，那个为赛诺堡修道会提供在意大利北方行车的复杂计划的人。这个计划安排了穿梭于意大利—瑞士边界的路线，使追踪这趟列车的任何企图成为不可能。

他的名字叫沙弗隆·菲丁尼-克里斯蒂，他的府邸叫凯堡德弗里。塞诺堡的长老说菲丁尼-克里斯蒂是意大利威尼斯以北，很可能是罗马以北地区最有势力的家族。它的权力与财富显然已由妥贴地系在他胸口的皮袋中的27张纸所证实。如果不是一个有非凡影响力的人，谁能提供它们？这个叫做菲丁尼-克里斯蒂的人，他的出身属于罗马教会，为什

么会向赛诺堡修道会提供如此大的帮助？

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不由他来操心，但它们仍然燃炙着他的心。他知道封在第3节车厢里的铁保险箱里的是什么，那是他哥哥无法相信的东西。

根本无法相信。

长老告诉过他，因此他懂了。这是使他不带任何怀疑和犹豫而目睹上帝眼睛的最神圣的迫切动机。而他需要这种信念。

他下意识地将手伸进粗布衬衣去摸那皮袋，系带边的皮肤已肿胀，他能感到粗糙、擦伤的表皮，它很快就要被感染，但不会在27张纸发挥作用之前。此后，它就无所谓了。

突然，在北面1公里外的铁道上，出现了驰出特里艾斯蒂的威尼斯特快列车。塞日纳接头人从调度楼里奔出来，命令他们不得延误马上开车。

阿奈克斯烧大火，尽快放大引擎汽门，跟在威尼斯车后面朝蒙法尔康疾驰。

边界警已接过马尼拉纸信封，交给他们的上司。上司扯大嗓门让阿奈克斯大火烧汽。赶紧！这货物列车是威尼斯车的一部分！司机不得耽误！

从莱纳哥车站起，出现了狂热的举动。当贝恰德交给调度员第1张菲丁尼-克里斯蒂的纸时，此人脸色苍白，成了最会逢迎的公仆。年轻的修士看出调度员在搜索他的眼睛，试图找出贝恰德所代表的权威等级。

菲丁尼-克里斯蒂制定的策略是出色的。它的力量在于它的简洁，它的力量是建立在人们畏惧的基础上的——国家部门顷刻即至的惩罚威力。